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政治观念史稿·卷二

刘小枫 ● 主编



沃格林(E.Voegelin) ● 著

中世纪(至阿奎那)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II
The Middle Ages to Aquinas

叶颖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

刘小枫 ● 主编



中世纪(至阿奎那)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II
The Middle Ages to Aquinas

沃格林(E.Voegelin) ● 著

叶 颖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观念史稿. 第2卷: 中世纪(至阿奎那) / (美)沃格林(Voegelin, E.)著; 叶颖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6684-2

I. 政… II. ①沃…②叶… III. 政治思想史—世界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6001号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II) : The Middle Ages to Aquinas

by Eric Voegeli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Von Sivers

Copyright © 1997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051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政治观念史稿(第二卷): 中世纪(至阿奎那)

(美)沃格林 著

叶颖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0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684-2/B·493

定 价 2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

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文版出版说明

出生在德国古城科隆的沃格林(1901—1984),上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长大后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攻读的是政治学博士,沃格林喜欢的却是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教授,心目中的偶像则是自由主义思想泰斗韦伯。不过,尽管沃格林后来荣幸地成了凯尔森的助教,却不像一般的自由主义学人那么不开窍。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比施特劳斯早十年拿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走了一圈,回国后即着手教授资格论文……纳粹掌控奥地利,阻断了沃格林在德语学界的学术前程。1938年,沃格林流亡美国,次年便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为大学生撰写一部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简明教科书——于是,沃格林便着手撰写一部《政治观念史》……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的“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还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

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这部《政治观念史》终于没有正式完成,变成了一堆“史稿”,如今英文版编者对将这些“史稿”整理编辑出版仍然感到不安:沃格林生前毕竟废置了这部“史稿”。

废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非仅仅是“卷帙过大”,远远超出

“两百页”的预定规划，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不合什么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却打破这种现代式的学术规范，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政治、经济思想一锅煮……让如今的大学教授如何找到自己的专业？仅就这一点来说，整理编辑出版这部“史稿”，对西方学界已经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

翻检一下近百年来我国学界翻译出版的西方“史书”便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哲学史书翻译得最多，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史方面的书就翻译得少得多，史学史、宗教史更等而下之。如此哲学偏好使得我们的大学不断培养出哲学迷狂——然而，仅仅从形而上学史来看待西方思想史，而将文学、史学、宗教要著排除在外，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畸形的西方思想史形象。

沃格林觉得，即便要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他的这部《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废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在于，沃格林以思想史的方式来展开自己对现代性的探问时思想发生转变，下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象征”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才更为根本。

沃格林重起炉灶，把“史稿”中的材料大量用于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以及其他重要文集——如今我们看到的《政治观念史稿》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不免感到奇怪，其实，此前的材料都变成了《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由此看来，要追溯沃格林究竟如何探究现代性危机的来龙去脉，这部废置的“史稿”仍然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一，且迫在眉睫……提出“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让国朝学界好些少壮学人无名火起：凭什么你才知道真正的西方传统，我们知道的就不是！……的确，要让自己把从前学的那套思想观念谱系置换掉，谁也不舒服。然而，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来的启蒙传统观念？——施特劳斯说得好：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

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将是我们可能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废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十年前，当我读到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第一卷时，便起心要组译这部八卷本的大部头“史稿”——当时在香港供职，因部头太大，选题被否。如今，在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承担组译的北京大学政治思想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下，八卷本“史稿”的翻译终于落实，谨此向诸位译者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一些常见的西方思想史上的术语的译法，尽管已经通行，其实并不恰切，乘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传统之际，该作订正的最好赶紧订正，因此：“斯多葛”改作“廊下派”、“末世论”改作“终末论”、“诺斯替”改作“灵知派”……等等，特此说明。

刘小枫

2007年7月于沐猴而冠斋

目 录

中文版出版说明(刘小枫) / 1

英文版编者导言 / 1

第三部分 神 圣 帝 国

第一章 导言 / 25

一、中世纪的总体结构 / 25

二、移民 / 26

三、西方的孤立 / 30

四、精神政治 / 33

五、观念呈现的结果 / 35

A. 帝国的兴起

第二章 移民时代的日耳曼部族 / 39

一、日耳曼神话的总体结构 / 39

二、法兰克神话 / 40

- 三、东哥特神话 / 42
- 四、勃艮第神话——失败神话 / 44
- 五、此后日耳曼观念史中的失败神话 / 45
- 六、王政与民族生存 / 46
- 七、后世法国观念史中的王权理论 / 49

第三章 新帝国 / 52

- 一、帝国的转移 / 52
- 二、格拉西乌斯——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立 / 52
- 三、西方对君士坦丁堡政策的反应 / 54
- 四、拜占庭权力在西方的瓦解 / 55
- 五、罗马帝国在移民时代的法制建设 / 56
- 六、教廷与法兰克王权的亲善 / 57
- 七、查理曼的加冕 / 59
- 八、君士坦丁捐赠 / 61
- 九、领地教会——公元802年的法典 / 62
- 十、西方与拜占庭在帝国动力上的差异 / 63
- 十一、王权人士融入神秘体 / 64
- 十二、修道院——圣本笃守则 / 66

第四章 第一次改革 / 68

- 一、一种唤启的成长 / 68
- 二、修道院改革的浪潮 / 71
- 三、精神战士 / 76
- 四、主教叙任权之争 / 85
- 五、安贝尔枢机主教 / 97
- 六、《约克论集》 / 100

B. 时代的结构

第五章 导论 / 111

- 一、新势力 / 111
- 二、新兴时代 / 113
- 三、世俗秩序问题 / 115
- 四、主要问题 / 117

第六章 萨尔兹伯利的约翰 / 119

- 一、新性格学 / 119
- 二、封建主义 / 125
- 三、国家 / 129
- 四、诛杀暴君 / 130

第七章 菲尔热(弗洛拉)的约阿希姆 / 134

- 一、基督教历史的结构 / 134
- 二、三个王国 / 137
- 三、新政治思辨中的经常性因素 / 139
- 四、自主人的兄弟情谊 / 142

第八章 圣方济 / 145

- 一、《美德颂》 / 145
- 二、清贫生活 / 148
- 三、顺服于教会 / 149
- 四、俗人教会 / 150
- 五、与基督一自然保持一致 / 151
- 六、此世基督 / 153

第九章 腓特烈二世 / 155

- 一、帝国的突变 / 155
- 二、《梅尔菲宪章》 / 162
- 三、凯撒式基督教 / 170

第十章 法 / 173

- 一、西方法与罗马法 / 174
- 二、罗马法神话 / 176
- 三、博洛尼亚复兴 / 182
- 四、复兴的效果 / 185
- 五、英诺森三世的《教皇慎思》 / 188

第十一章 德布拉邦 / 193

- 一、亚里士多德主义 / 193
- 二、哲学 / 199
- 三、知识人 / 204
- 四、清贫 / 217
- 五、结论——政治复兴的基础 / 223

C. 高 潮**第十二章 阿奎那 / 227**

- 一、历史 / 227
- 二、政治 / 236
- 三、法 / 244
- 四、结论 / 253

英汉对照索引 / 255

附录:《政治观念史稿》(1—8卷)总目录 / 298

英文版编者导言

[1]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世纪”是西欧人跻身世界文明主流的时代。他们原本是局外人，历经挫折，但总的来说，他们跻身主流的过程相当迅速。古代人耗费千年时光，至古代晚期建成以中国、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为代表的普世文明。相比之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中世纪西欧人，只用了几个世纪便迎头赶上。这一追赶过程的理智层面是这一卷的主题。

一、“中世纪早期”与当前的中世纪研究状况

沃格林于1944年完成该卷手稿。当时，欧洲人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通过19、20世纪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进步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所形成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世纪。中世纪被认定为西欧从希腊和罗马文明陷入野蛮状态的时期。幸好，在人类势不可挡的进步征程上，这一陷落被克服已久。布赖斯(James Bryce)声名狼藉的论断——中世纪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中世纪人“无法理解”古代关于政治的观念——在当时仍很有市场，以至于促使沃格林作出语带讥讽的评论：[2]从中世纪的视角看来，现代政治问题可能“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

重要”。^①

在本世纪末,随着那些意识形态及其所支持政治的垮台,上述这些看法已不再喧嚣,即使意识形态残余仍然存在。中世纪研究者不再囿于民族主义,但仍然有人未经反思地固执于这样一种进步观念:从“中世纪的整体视角”发展到现代启蒙宪政主义与个人权利。^② 例如,最新的中世纪政治思想手册开篇说到:“‘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特征是很成疑问的,”尽管它在后面又承认,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建立‘中世纪政治思想’真正政治的特征。”相比之下,最新的中世纪历史教科书则开始于批评性地综述这门学科的发展,从19世纪早期的浪漫派—民族主义和忏悔性起源,到二战后“民族历史模式的瓦解”,以及20世纪下半叶跨学科方法的采用。^③ 后一部书的作者支持结构分析,致力于讨论中世纪西欧人的经济、社会 and 心智,经常涉及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并因此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非意识形态化历史概述。

但是,即使是在跨学科研究著作中,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也

① James Bry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4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04; rpt. New York: Schocken, 1961), 91; 沃格林的评论见本书第36页([译按]指原文页码,下同)。

② 参见 Walter Ullman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The Middle Ages* (Harmondsworth: Pelikan, 1965); 我所引用的来自修订版,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16。乌尔曼(Walter Ullmann)将中世纪视为一个从“自上而下”地看待权威演变为“自下而上”地看待权威的过程——后者最终使中世纪的整体性瓦解,并开启现代的“原子化”和“部门分化”。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现代的整体性视角,例如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这些肯定不代表进步。乌尔曼似乎预见到这种反驳,因而谈到极权主义的中世纪与现代形式——但却没有澄清二者的区别。

③ John H. Bur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 350-c. 14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 3; Arnold Angenendt, *Das Frühmittelalter: Die abendländische Christenheit von 400–900* (Stuttgart: Kohlhammer, 1990), 22–52。

依然可见。的确,研究者们必须关注伊斯兰作家,[3]以及在12和13世纪译成拉丁文的文本。^①但是,由霍奇斯(Richard Hodges)和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对所谓皮雷纳论题^②所作的重要修正——卡洛林王朝并未与东地中海地区相隔绝,而是通过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伏尔加河上与穆斯林进行活跃的贸易——除了在书评中得到认可之外,还有待于学术界的广泛接受。^③与此类似,迄今为止,只有研究世界史的历史学家才开始意识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欧亚区域。他们认为,大约在公元500年至1500年间,这个区域中的中国、印度、拜占庭、穆斯林以及西方基督教文明展现出共同特征,使它们清晰地区分于此前的古代文明。^④一项例证是宗教与政府的分化,东、西方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这一特点。大约在公元650年左右,随着以自治寺庙为核心的印度教大众信仰的出现,这种分化也出现在印度。在中国,这种分化出现在公元950年

-
- ① D. E. Luscombe and G. R. Evans,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329—334.
- ② [译按]所谓“皮雷纳论题”是指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Henri Pirenne, 1862—1935)提出的一项旨在解释欧洲城市形成过程的观点。他认为,公元9世纪时,欧洲与东方的远途贸易处在最低谷,当时的绝大部分欧洲居民是农业人口,城镇仅限于少数与封建统治紧密相关的宗教、军事和行政中心;随着远途贸易在10世纪末开始复兴,大量商人、手工业者来到现有城镇,在其周边形成郊区,逐渐发展出摆脱封建义务、不受封建统治的工商业者阶级。
- ③ Richard Hodge and Davi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Archeology and the Pirenne Thesis* (London: Duckworth, 1993).
- ④ 尤其是 William H. McNeill,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96), and Leften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6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95).

左右的宋朝；当时的新儒家对个人自我修身的强调与对履行社会义务的强调同时兴起。^①但是，尽管经历了恰当的去意识形态化，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将西欧文明与它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的相似物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

在关于中世纪早期政治观念的本卷中，以及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观念史》中，沃格林明确拒绝民族主义—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并由此率先采用此后的历史编纂将要采用的方向。相比之下，他只在一些相对次要的方面脱离学术界在半个世纪前的欧洲中心论惯常论调。但是，我们应当立刻补充道，沃格林的优点在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对史前史和非欧洲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4]从而摒弃他之前提出的许多欧洲中心论观点，早于世界史学科在当代的出现。^②

从总体上讲，本卷中的资料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所采用的彻底的修正主义方法使它仍具有高度吸引力，超越所有常见的陈词滥调和泛泛之论，寻求确立具备典型中世纪特征的经验基础。的确，有许多史实细节需要根据更为晚近的学术成果加以修正，而且有一些或许值得探讨的思想家被遗漏在外，但总的来说，该手稿在迁延许久之后的出版是完全值得的。

二、理论框架概述

沃格林在本卷中的核心思想是他的如下“信念”：

① 关于最近对前三种文明的相似之处的讨论，参见 Garth Fowden, *Empire to Commonwealth: Consequences of Monotheism in Late Anti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我不曾了解到有任何文献将这些相似之处扩展到印度和中国。关于这五种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同时性，参见下文第15页。

② 例如，这一变化反映在 *Order and History*, vol. IV, *The Ecumenic Ag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4)。

人在原则上是以其人格之整体参与到政治唤启之中的,而且,一个共同体的所有文明创造物都必定带有整全整体的印记。然而,小宇宙的这个“整体”却极少作为一个紧凑的静态单元;相反,它处在整合与分裂的变动中,并无一种简洁的模式能在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与当时另一领域内的文明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①

正像我们能从上述引文推论出的那样,沃格林的信念产生一种综合性的整体理论;相应地,他研究了作为“小宇宙”——亦即“宇宙结晶”或者宇宙的小规模版本——的有组织共同体,它们意在成为整全性的,但在其历史中则是有限的、“流变的”。^②

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整体理论。根据沃格林,我们的基本“态度”或者“情感”寓于“政治领域”中,最宽泛意义上的文明“唤启”正是在其中塑造的。他用“政治领域”指的是我们从孩童时期起便成长于斯的环境,我们在其中从事日常活动,并规划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生;同时,如果我们未使其保持良好秩序,它便会摧毁我们。因此,正是在这一氛围中,[5]我们获得对正确与错误的敏感意识,并相应地受到激励以从事或抵制变革。^③ 我们可以相对简化地说,沃格林在本卷之中多次谈到的、

① 参见以下第 107—108 页。

② 沃格林从维也纳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施特(Adolf Stöhr)那里借用了“小宇宙”cosmion 这个术语。舒茨(Alfred Schütz)又从沃格林那里借用了这个术语;参见 Ilja Srubar, *Kosmion: Die Genese der pragmatischen Lebenswelttheorie von Alfred Schütz und ihr anthropologischer Hintergrund*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③ 在我作为沃格林的学生、助手(1960—1967)和助教(1967—1968)参加的讲授课与讨论班上,我经常听他谈到,需要发展对不义的正当愤慨这一美德,以之作为成熟人格思维与行动的起源。为了正确理解他在第 107 页的论断“政治领域是情感和态度得以在其中出现根本性变化的最初领域,新的力量从政治领域开始扩散,进入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亦即进入哲学、艺术和文学领域 (转下页)